



紫德

SST SEEDER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出版社

国家安全战略丛书
刘紫涵 主编



姜振飞 刘紫涵 著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 核战略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紫德

SSTSEEDER

上海紫德公共战略科技研究院

国家安全战略丛书
刘紫涵 主编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 核战略比较研究

姜振飞 刘紫涵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核战略比较研究 / 姜振飞, 刘紫涵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161 - 9665 - 6

I. ①小… II. ①姜… ②刘… III. ①核战略—研究—美国
IV. ①E817②D871.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5133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涵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8.25
插 页 2
字 数 272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成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项目批准号：91324202

项目名称“面向非常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风险理论与方法”

首席科学家：刘紫涵教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核战略的历史背景	(15)
一 战略与美国核战略	(15)
二 冷战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面临的挑战	(16)
三 冷战结束到小布什政府上台之前美国核战略的调整 …	(20)
第二章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核战略比较	(45)
一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核力量发展政策比较	(45)
二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核不扩散政策比较	(77)
三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核威慑政策比较	(130)
四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核力量运用政策比较	(150)
第三章 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核战略的 影响因素	(165)
一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影响因素	(165)
二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核战略的影响因素	(208)
第四章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核战略与地区核问题	(225)
一 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核战略与地区核问题	(225)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核战略比较研究

二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核战略与地区核问题	(228)
第五章 小布什政府、奥巴马政府核战略与国际核 不扩散机制	(239)
一 小布什政府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239)
二 奥巴马政府核战略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252)
结语	(256)
参考文献	(265)
后记	(288)

导 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先后对美国核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由于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也是唯一使用过核武器的核武超级大国，其核战略的调整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安全、地区核问题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外学术界也非常重视对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核战略的研究，并涌现了不少研究成果。然而，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只涉及核领域的一些重大和热点问题，并且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笔者也发现了值得学术界同仁深入展开和尚待发掘的一些问题。下面对学术界有关 21 世纪以来美国核战略研究的基本情况做一系统的阐述。

国外学术界对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核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反核扩散战略，马克·特拉亨伯格（Marc Trachtenberg）认为，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反核扩散战略并不极端，它是历史普遍现象^①；但约翰·斯坦布鲁纳（John D. Steinbruner）指出，小布什政府先发制人反核扩散战略不能防止核扩散。^②

至于小布什政府《核态势评估报告》，詹姆斯·沃茨（James

* 除了特别注明的以外，外国学者一般为美国学者。

① Jack Mendelsohn, "The Muddle of U. S. Nuclear Weapons Strategy," *Arms Control Today*, October 1, 2005,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5_10/OCT-Book_Reviews.

② John Steinbruner, "Confusing Ends and Means: The Doctrine of Coercive Pre-emption," *Arms Control Today*, Vol. 33, Jan./Feb., 2003.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核战略比较研究

Wirtz) 和杰夫瑞·拉森 (Jeffrey Larsen) 认为，《核态势评估报告》是对美国面临的政治、技术和战略挑战做出的合情合理反应^①；但查尔斯·格拉泽 (Charles L. Glaser) 和斯蒂夫·费特 (Steve Fetter) 认为，2002 年的美国《核态势评估报告》打破了核武器使用禁忌。^②在小布什政府的“可靠替代弹头”计划的有关研究方面，美国前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 (Harold Brown) 和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多伊奇 (John Deutch) 指出，小布什政府一直没有放弃核威慑战略，强调美国应该拥有核武器来威慑自己的敌人和避免其他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国家的威胁，所以提出了“可靠替代弹头”计划来应对不确定的未来形势和保持美国核武器的设计能力。这项计划对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有着极大的损害，意味着美国脱离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轨道。^③韦德·亨特利 (Wade L. Huntley) 认为，提出包括“可靠替代弹头”计划、先发制人的攻击计划以及不放弃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等一系列方案，体现了小布什政府在安全态势中依赖于核高压手段。^④恐怖主义是小布什政府执政后面临的首要难题，核恐怖主义也在其核不扩散政策中被列为首要问题。在小布什政府的反核恐怖主义政策的研究方面，印度学者鲁纳·达斯 (Runa Das) 指出，“9·11”事件以后由于对核恐怖主义扩散的恐惧，美国坚定地削弱了核武器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⑤英国学者韦恩·鲍恩 (Wyn Q. Bowen) 等认为，为了应对核恐怖主义扩散和完善核安全机制，小布什政府不仅利用八国集团这样的国际组织，同

① James Wirtz and Jeffrey Larsen, *Nuclear Transformation: The New U. S. Nuclear Doctrin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② Charles L. Glaser and Steve Fetter, “Counterforce Revisited: Assessing the Nuclear Posture Review’s New Miss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 2005.

③ Harold Brown and John Deutch,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Fantas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No. 19, 2000.

④ Wade L. Huntley, “Rebels without a cause: North Korea, Iran and the NPT,”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06.

⑤ Runa Das, “The United States – India Nuclear Relations after 9/11: Alternative Discourse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No. 1, April, 2012.

时还与俄罗斯签订了《反核恐怖主义全球倡议》。^①

小布什政府推行的核战略在核裁军方面所表现出的更多是逆向核裁军，这不仅没有能够降低核扩散的危险和减少美国核武器的数量，小布什政府推行的核威慑战略和先发制人核战略一度使国际核问题剑拔弩张。关于小布什政府的核裁军政策，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哈默（Chris Hamer）指出，小布什政府的军事策划者们一直强调美国应有能力打且能打赢一场核战争，同时要优先占有或者能够应对化学和生物武器。^② 保罗·J. 马格纳雷拉（Paul J. Magnarella）认为，小布什政府的逆向核裁军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以加强美国首次攻击能力为目的而建立起所谓的导弹防御体系；（2）退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追求发展新式核武器；（3）拒绝批准以限制使用或禁止威胁使用核武器为主要内容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草案Ⅰ，以及以禁止在无核武器地区进行核试验为主要内容的草案Ⅱ。^③ 德国学者克劳斯·约阿希姆（Krause Joachim）则指出，即使是参与到核军控和防核扩散中来，小布什政府一直有着这样的意识，即美国在全球核军控和核不扩散机制中要占据主导地位，甚至是通过核军控和防扩散来进一步使自己变得相对更加强大。^④

在对小布什政府核战略的研究中，小布什政府核战略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影响与小布什政府核战略和地区核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其中的两个重点研究领域。在小布什政府核战略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影响方面，有些学者对于小布什政府在推动国际核不扩散方面做出

^① Wyn Q. Bowen, Matthew Cotttee and Christopher Hobbs,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terrorism: pragmatism over ide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8, No. 2, 2012.

^② Chris Hamer, "Reinforcing the NP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5, November 2011.

^③ Paul J. Magnarella, "Attempts to Reduce and Eliminate Nuclear Weapons through the Nuclear Non - 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the Creation of Nuclear - Weapon - Free Zones," *Peace & Change*, Vol. 33, No. 4, October 2008.

^④ Joachim Krause, "Enlightenment and nuclear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3, 2007.

小布什政府与奥巴马政府核战略比较研究

的努力给予了一些肯定。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指出，为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所谓的“流氓国家”间扩散，小布什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有效地利用了外交手段和经济手段，不放弃必要的军事手段。^① 艾拉·斯特劳斯（Ira Straus）认为，小布什政府2004年2月提出的加强核不扩散机制的倡议实质性地加强了这一机制。^② 但更多学者倾向于认为小布什政府核战略对核不扩散机制的影响是负面的。达里尔·金博尔（Daryl G. Kimball）认为，小布什政府保持美国核力量灵活性和扩大核武器作用使得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面临挑战^③；戴维·克里格（David Krieger）认为，“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核政策使核不扩散机制崩溃的可能性增加。^④ 德国学者克劳斯·约阿希姆（Krause Joachim）也认为小布什政府的核不扩散政策总体上对美国和国际核不扩散机制都起到了负面影响。^⑤ 维克托·W·赛德尔（Victor W. Sidel）等则指出，美国不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着手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以及有关“核武器只有在危险人物手中才具有危险性”的言论，极大地破坏了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础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⑥

小布什政府核战略与地区核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学者们予以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关于南亚核问题，学者们认为，美国在南亚地区的核政策以及与印度进行核合作主要是出于以下原因。一是“9·11”事件以后美国自身的国家安全需要。印度学者鲁纳·达斯（Runa Das）指出，为了在美国所发动的反恐斗争中得到印度的全力

^① Bolton Joh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Forward Strategy for Nonproliferation,"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 No. 2.

^② Ira Straus, "Reversing Proliferation," *National Interest*, Fall 2004, Issue 77.

^③ Daryl G. Kimball, "Obama's Big Nuclear Test," *Arms Control Today*, January/February, 2010.

^④ David Krieger, "U. S. Policy and the Quest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http://www.wagingpeace.org/articles/2004/07/00_krieger_us-policy-quest.htm.

^⑤ Joachim Krause, "Enlightenment and nuclear orde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3, No. 3, 2007.

^⑥ Victor W. Sidel, and Barry S. Levy, "Prolifer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Opportunities for Control and Aboli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97, No. 9, September 2007.

支持和巴基斯坦的必要帮助，小布什总统最终决定取消美国对印巴所施加的所有的涉核制裁，并且强调美印在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核扩散中的战略伙伴关系。^① 美国与印度进行核合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地区战略需要。巴基斯坦学者扎希德·阿里·可汗（Zahid Ali Khan）指出，美国希望通过美印同盟关系来确认印度的南亚第一大国地位，并且通过加强印度的军事能力来强调其在美国的地缘战略中的重要性。^② 英国学者马克·菲茨帕特里克（Mark Fitzpatrick）认为，美国与印度建立新的伙伴关系是想将印度变成反抗中国的壁垒。^③ 然而，印度学者 T. P. 斯里尼瓦森（T. P. Sreenivasan）认为美国对印度的豁免政策是对美印关系自信的新体现，只要美印都追求无核世界的共同理想，那么它们就能够并肩作战。^④ 美国与印度的核合作，不仅给南亚地区稳定和核不扩散带来消极影响，同时也影响了国际核不扩散的发展。对于美印核合作，不少学者指出了其负面影响。科恩·P. 史蒂芬（Cohen P. Stephen）认为，美印核交易对美国来说很划算^⑤；但齐亚·米安（Zia Mian）和 M. V. 拉马那（M. V. Ramana）认为，美印核交易是美国为了错误的需要和目的而运用了错误的手段。^⑥ 巴基斯坦学者扎希德·阿里·可汗（Zahid Ali Khan）认为，美印核合作使得印度的核计划合法化，印度得以继续其中止了的核试验和强化核武库，然而印度又处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之外，其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不用尽国际义务。印度核能力的发展打破了南亚地区脆弱的

① Runa Das, "The United States – India Nuclear Relations after 9/11: Alternative Discourses," *As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0, No. 1, April, 2012.

② Zahid Ali Khan, "Indo – U. S. Civilian Nuclear Deal: The Gainer and the Loser," *A Research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1, January – June 2013.

③ Mark Fitzpatrick, "U. S. – 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ccord: Implications for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sia – Pacific Review*, Vol. 15, No. 1, 2008.

④ T. P. Sreenivasan, "Bringing India's Dream to Frui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2, April 2010.

⑤ Stephen P. Cohen, Introduction and Comments, "The U. S. – India Nuclear Agreemen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30, 2008. http://www.brookings.edu.zedatato.com/~/media/events/2008/7/30-india/20080730_india.pdf.

⑥ Zia Mian and M. V. Ramana, "Wrong Ends, Means, and Needs: Behind the U. S. Nuclear Deal With India," *Arms Control Today*, January 1, 2006.

核威慑平衡，巴基斯坦将会觉得安全受到威胁。将来南亚地区将卷入多边同盟，巴基斯坦将加强中巴关系作为平衡，这就打碎了南亚地区一体化的梦想。^① 英国学者马克·菲茨帕特里克（Mark Fitzpatrick）指出，美印核合作将成为世界其他国家坚持追求发展核能力的理由，这种“双重标准”也是促使未来任何国家发展核武器的最主要原因，并且美国最终不得不承认这些国家的核地位。^②

在伊朗核问题方面，阿尔萨兰·M. 苏莱曼（Arsalan M. Suleman）认为，如果美国以武力解决伊朗核扩散问题，那么势必会给中东地区造成难以设想的灾难。^③ 英国学者韦恩·鲍恩（Wyn Q. Bowen）等指出，小布什政府在伊朗核政策上也有了一定改变，以要求伊朗首先停止铀浓缩作为与伊朗进行谈判的条件。并且原来的E3机制加入了美、俄、中三国摇身变为E3+3机制，这个机制为了让伊朗停止铀浓缩不仅提供经济和政治奖励，还解除了美国对伊制裁。^④

朝鲜核问题是除了伊朗核问题之外美国必须面对的又一棘手问题。学者们认为，朝鲜核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内因和外因都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阿尔萨兰·M. 苏莱曼（Arsalan M. Suleman）指出，毫无疑问，朝鲜感觉自己的安全甚至是作为独立国家的地位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威胁，因而它为了寻求安全保障而要求与美国举行双边谈话。朝鲜认为只有独立的核威慑力量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拥有了核武器就能有资本向美国要价，并且还将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当成了与美国谈判的筹码。^⑤ 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指出，

^① Zahid Ali Khan, “Indo-U.S. Civilian Nuclear Deal: The Gainer and the Loser,” *A Research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Vol. 28, No. 1, January – June 2013.

^② Mark Fitzpatrick, “U.S. India Nuclear Cooperation Accord: Implications for the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Asia-Pacific Review*, Vol. 15, No. 1, 2008.

^③ Arsalan M. Suleman,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Violence: The NPT, IAEA,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Negotiation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No. 1, 2008.

^④ Wyn Q. Bowen and Jonathan Brewer,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nine years and count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4, 2011.

^⑤ Arsalan M. Suleman, “Bargaining in the Shadow of Violence: The NPT, IAEA, and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Negotiations,” 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26: 1, 2008.

朝鲜由于其他国家没有向其提供足够的能源支持而退出了《朝核框架协议》，似乎以这样的行为向美国宣布它正在进行秘密铀浓缩计划。^① 这就必然导致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局势动荡和核扩散危机。然而作为外因的美国又推波助澜，对朝鲜采取一系列强硬政策。韩国学者李勇俊（Eric Yong Joong Lee）指出，小布什声称朝鲜拥核是因为朝鲜是一个魔鬼，并且将朝鲜列入邪恶轴心国家，同时还对朝鲜推行定制式遏制政策，这些都使得美朝关系更加紧张。^② 蒂莫西·S. 里奇（Timothy S. Rich）认为，六方会谈是值得期待的美国解决朝核问题的手段，并且美国通过六方会谈使得朝核问题与六国中其他五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时间的推移朝核问题有可能解决。^③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提出了“无核武器世界”等一系列核军控倡议，举行了第一次全球核安全峰会。奥巴马政府核战略引起了国外学术界极大关注。国外学术界对奥巴马政府核战略的研究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奥巴马政府的反核恐怖主义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恐怖主义成为世界大国安全问题的首要关切，核恐怖主义问题也成为了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关注的焦点之一。约翰·M. 马托克斯（John M. Mattox）指出，在奥巴马政府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中，多达40次提及恐怖主义，并将防止核扩散及核恐怖主义列为美国核政策的首要目标，这奠定了在未来5—10年内美国领导人将怎样处理核问题的基调。^④ 英国学者韦恩·鲍恩（Wyn Q. Bowen）等指出，最近为了阻止核恐怖主义，美国及其同盟国非常重视加强核安全，并且美国试图通

^① Richard Weitz, “Nuclear Safety, Nuclear Security: Whither the IAEA?”, *World Affairs*, November / December 2011.

^② Eric Yong Joong Lee, “The Complet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Some Considerations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0.

^③ Timothy S. Rich, “Decipher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Rhetoric: an Automated Content Analysis of KCNA News,” *Asian Affairs: an American Review*, No. 39, 2012.

^④ John Mark Mattox, “Nuclear Terrorism: The ‘Other’ Extreme of Irregular Warfare,”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Vol. 9, No. 2, 2010.

过强调跨国核恐怖主义来改变其他国家对威胁的认知。^① 戴维·克莱默（David Kramer）指出，为了防止核恐怖主义扩散和保障核安全，奥巴马政府在制定核政策时政府最高级别官员的参与度是史无前例的。^② 南希·瑟德伯格（Nancy Soderberg）和赖安·科斯特洛（Ryan Costello）认为，值得庆幸的是，奥巴马政府在核安全上的努力已经使得国际社会将注意力放到核恐怖主义上来。^③

2. 奥巴马政府核裁军政策。奥巴马政府在核裁军问题上一改小布什政府的做法，在很多实质性的问题上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或者签订条约，学者们对奥巴马政府的此举表示赞赏，但同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荷兰学者吉多·D. 德克尔（Guido D. Dekker）指出，奥巴马政府的战略军事政策很少再强调战略核武器在防御和安全上的作用，并且与俄罗斯签订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这标志着美俄关系的重大改善，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将以国际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④ 英国学者威廉姆斯·雪莉（Williams Shirley）指出，美俄新条约使得我们能够在削减核弹头和核材料储存的尺寸及规模时开始走上国际认可的进程。^⑤ 南希·瑟德伯格（Nancy Soderberg）和科斯特洛·赖安（Costello Ryan）认为，如果美俄在最终消除核武器上取得更多的实质性进展，将会带给其他国家更大的压力，使其最终削减或者放弃追求拥核。^⑥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里贾纳·卡普（Regina Karp）指出，美国已经承诺寻

^① Wyn Q. Bowen, Matthew Cottee and Christopher Hobbs,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the prevention of nuclear terrorism: pragmatism over idealism,"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8, No. 2, 2012.

^② David Kramer, "Obama's nuclear weapons agenda is on multiple rapid tracks," *Physics Today*, July 2010.

^③ Nancy Soderberg and Ryan Costello, "President Obama's Nuclear Leg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4, No. 3, 2012.

^④ Guido den Dekker, "A new START to begin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US - Russian strategic nuclear arms reductions,"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No. 2, 2010.

^⑤ Shirley Williams, "Multilateral Nuclear Disarmament," *The Political Quarterly*, Vol. 83, No. 2, April - June 2012.

^⑥ Nancy Soderberg and Ryan Costello, "President Obama's Nuclear Leg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4, No. 3, 2012.

求一个和平安全的无核武器世界，那么美国就得让其他国家也加入削减核武器的规则中来，这不仅体现了美国的领导权，一旦真的实现了无核武器世界，那么美国在将来的国际安全秩序中将是功德无量的。^①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了奥巴马政府在核裁军中所存在的问题。荷兰学者德克尔·D. 吉多（Dekker D. Guido）指出，美国国会议认为没有必要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这甚至会损害美国的安全利益。虽然美俄对战略核武器进行了削减，但是美国仍然保留了大量的核库存，美国在进行战略核武器的削减时一直考虑的是保持自己的相对霸权。^②

3. 奥巴马政府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2010年的《核态势评估报告》体现了奥巴马政府当前的核不扩散政策及其将来的走向。国外学者们纷纷就报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瑞典学者里贾纳·卡普（Regina Karp）指出，报告对核不扩散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后美国核力量将大大缩减，而美国传统军事力量将承担核武器的职责。^③ 澳大利亚学者拉梅什·塔库尔（Ramesh Thakur）认为，《核态势评估报告》的发布使世界核不扩散可能走向一个光明未来的十字路口，因为报告严格限制了核武器的使用条件，并且强调加强核材料和核贸易安全性。^④ 南希·瑟德伯格（Nancy Soderberg）和科斯特洛·赖安（Costello Ryan）指出，报告列出了五项核武政策目标，促使奥巴马在安全战略和核裁军上都做出改变，这将使得整个世界朝着无核方向发展。^⑤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了报告中一些阻碍无核世界发展的内容。约翰·M. 马托克斯

^① Regina Karp, "Nuclear Disarmament: Should America Lea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1, 2012.

^② Guido den Dekker, "A new START to begin wit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US – Russian strategic nuclear arms reductions,"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2010, No. 2.

^③ Regina Karp, "Nuclear Disarmament: Should America Lead?",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1, 2012.

^④ Ramesh Thakur,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and Disarmament: Can the Power of Ideas Tame the Power of the State?",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No. 13, 2011.

^⑤ Nancy Soderberg and Ryan Costello, "President Obama's Nuclear Legac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Vol. 34, No. 3, 2012.

(John M. Mattox) 指出，报告继续坚持美国需要维持一个可行的核威慑战略以保证美国及其盟国的安全，美国企图以核威慑来阻止恐怖主义袭击也是值得怀疑的。^① 约斯特·S. 戴维 (Yost S. David) 指出，奥巴马在报告中采纳了国务委员会关于用 F-35 联合攻击机替代 F-16 战斗机以保持战斗机运载传统武器和核武器的双重能力。^② 澳大利亚学者克里斯·哈默 (Chris Hamer) 指出，美国在报告中只承诺不首先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而不对有核武器国家做出承诺，这就意味着美国目前不会宣布拥有核武器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防止核攻击。^③ 雷·艾奇逊 (Ray Acheson) 指出，在 201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评估会议召开的同时，奥巴马在请求国会批准新的《削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的同时，却又投入巨资进行国家核武器的现代化。^④

4. 奥巴马政府与地区核问题。英国学者乔纳森·布鲁尔 (Jonathan Brewer) 指出，奥巴马上台执政后对伊朗核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并且伊朗核问题并没有前两年那么紧迫，这将为国际社会提出双轨制解决办法争取一些时间。^⑤ 然而伊万卡·巴茨卡 (Ivanka Barzashka) 和伊凡·奥尔里奇 (Ivan Oelrich) 认为，伊朗核问题的根源是美伊之间根深蒂固的相互不信任，所以美国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能，并且希望停止因伊朗微小的改变就向其提供奖励。^⑥ 然而澳大利亚学者 N. A. J. 泰勒 (N. A. J. Taylor) 等人却认为，奥巴

^① John Mark Mattox, "Nuclear Terrorism: The 'Other' Extreme of Irregular Warfare," *Journal of Military Ethics*, Vol. 9, No. 2, 2010.

^② David S. Yost, "The US debate on NATO nuclear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1.

^③ Chris Hamer, "Reinforcing the NPT,"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5, November 2011.

^④ Ray Acheson, "Modernization of nuclear weapons: Aspiring to 'indefinite retention,'"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Vol. 68, No. 5, 2012.

^⑤ Wyn Q. Bowen and Jonathan Brewer, "Iran's nuclear challenge: nine years and count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4, 2011.

^⑥ Ivanka Barzashka and Ivan Oelrich, "Iran and nuclear ambiguity,"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5, No. 1, March 2012.

马政府的核政策仍然存在着双重标准，认为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所有责任都在于伊朗疑似存在的核项目，对以色列和土耳其现有的核武器却装聋作哑。^① 日本学者田崎真纪子（Makiko Tazaki）和久野佑介（Yusuke Kuno）也认为，奥巴马政府并没有放弃传统的双重标准，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实行的是有区别的政策。^②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国外学术界还对奥巴马政府核战略的其他有关方面进行了探讨。其中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奥巴马所提出的“无核武器世界”倡议。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认为，美国提出这样的倡议主要是出于对核扩散的恐惧。^③ 但达里尔·金博尔（Daryl Kimball）认为，奥巴马的演讲体现了美国在对待核武器上的态度发生重要改变，因为他不仅保证削减核武器，同时将消除世界上所有的核武器作为美国核政策的中心目标。^④ （2）奥巴马政府与核不扩散机制。意大利学者爱德华多·索尔维洛（Edoardo Sorvillo）认为，奥巴马政府正致力于不同核倡议的某种制度化，核安全峰会可能会成为其第一块基石。^⑤ 印度学者斯里尼瓦森（T. P. Sreenivasan）认为，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奥巴马政府与所有国家一起强化《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基本作用，强调有核国家应该削减核武器，无核国家应该不要再追求拥核。^⑥ 荷兰学者吕德·吕贝尔斯（Ruud Lubbers）指出，奥巴马政府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着手实现削减和

① N. A. J. Taylor, Joseph A. Camilleri and Michael Hamel – Green, “Dialogue on Middle East Biological, Nuclear, and Chemical Weapons Disarmament: Constraints and Opportunities,”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 38, No. 1, 2013.

② Makiko Tazaki and Yusuke Kuno, “Harmonization between a Framework of Multilateral Approaches to Nuclear Fuel Cycle Facilities and Bilateral Nuclear Cooperation Agreements,” *Sustainability*, No. 5, 2013.

③ Richard Perle, “Yes Nukes—The Global Zero Utopia,” *World Affairs*, March/ April, 2011.

④ Daryl Kimball, “Taking the Bang Out of Nuclear Weapons,” *The Moscow Times*, 13 April, 2009.

⑤ Edoardo Sorvillo, “Obama’s 2010 Nuclear Summit and the International Non-proliferation Regime,” *Policy Brief of the Institute Per Gli Studi Di Politica Internationale*, No. 163, October 2009.

⑥ T. P. Sreenivasan, “Bringing India’s Dream to Frui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2, April 2010.